

吴国良 编纂

吴江历史人物碑传集

下

苏州市吴江区太湖旅游文化研究会
吴江博物馆 编

吴江历史人物碑传集

吴国良 编纂
苏州市吴江区太湖旅游文化研究会
吴江博物馆 编

下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国子生籛斋公家传

书城，字南百，号籛斋。性嗜酒，豪迈自喜，利害不以动心。由太学生应顺天乡试，以荐卷取四库全书馆誊录。丁酉再试北闱，临场即闻东里公讣，不试而归。向年珍字、大义两圩祖茔祭扫，司祭者以省费为草率从事，子孙有褐衣跣足而拜者，祖宗旧章废弃殆尽。时公以次长房承祭，躬先整饬，旧规复新。家谱于乙酉岁自洄溪公增修后，阅二十余年尚未镂版。公虑传世渐远，支派日繁，愈久而考核更难，遂往来城乡采访，以续其旧，复谋于族之有力者，敛资授梓。自庚戌至壬子，寒暑三易而成编，俾得人授一帙。具奔走劝勸之劳，督刊校对之烦，皆公之力也。

清《徐氏家谱初稿》

太学陆君墓表

〔清〕沈曰富

君讳墀，字云骧，一字蓉庄，姓陆氏，唐宰相忠宣公后也。族大，散处江浙，君之先由平湖徙吴江，处邑之南鄙曰黄家溪。曾祖讳某。祖讳士玉。考贡生，讳甫里。考以上两世载邑人赵兰佩所辑《江震人物志》。妣某氏，生二子，君其长也。国子监生，例赐登仕郎。生于乾隆十六年某月某日，卒于嘉庆十五年二月十七日，年五十有九。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乡某原。君少向学，与其弟明经筠，从震泽曹广文森游，为文有矩矱。既成矣，遭父丧，遂辍。以家累自任，而俾弟专其业，卒为知名士，君之子及孙亦遵教得世其读书云。为人宽厚谦退，能容人过失，而律己甚严。好修容仪，虽对家人亦不妄言动。居乡里尚气谊，凡邑中有兴作，或遭荒札当振恤，君率为之倡。功则受其劳者，资则任其费者，又弥缝其诺而负者，役竣而程力，则辞其多者。以故终君世，县大夫额其门者再焉，曰“好善乐施”，曰“仁心种福”。然同事者，往往列优奖得官阶矣。君之卒也，邑之人咸太息或泣下，甚有不相识而为之走神祠祷疾乞身代者，盖感君长者以其生为有益于人也。君两娶俱徐氏，前孺人卒于某年某月某日，年若干。后孺人后君四十余年卒，君卒后抚君子女，毕婚嫁，以劬劳省嗇，帅其门内，保君之恒产。卒于咸丰元年某月某日，年若干。皆祔君兆。子二人：长璠，国子监生，前卒；次镛，秀水县学生，议叙九品。孙五人，曾孙七人。镛长子恩藻娶余兄女，其第三子荣河吾婿也，故镛以表墓之文来请。先是，君之行事有吴县王汝玉撰家传甚详，今剽取之为铭。铭曰：

竭泽而渔星见罟，木果再实蠹穴朽。高明鬼瞰不可狃，猗嗟陆君谦德守。流之未光蓄益厚，云仍亭毒永永久。宰树远扬冢一亩，砬石讵辞屹道右，夸者历之盍昂首。

清沈曰富《受恒受渐斋集》

皇清诰封朝议大夫内阁侍读显考瑶冈府君行述

〔清〕金宗培等

呜呼痛哉！不孝宗培等孽深祜薄，降割白天，椎泣块苫，茕茕抱疚。痛维府君自庚午请假南旋，杖履林泉，起居优暇。又素善摄生术，年甫周甲，精力裕充。前年，先祖文简公专祠落成，春秋禴祀，备具规条，自谓追远奉思，孺优稍慰。今年春，不孝宗壙以就婚入都，敬述府君颐养冲和，私相志庆。不孝宗培拟俟郎中秩满，假归省侍，团栾膝下，来日方长。詎九月杪随星使还京，猝闻府君弃养之信。不孝宗均等病不能谨汤药，宗培等歿不能视殓含，罪愆丛积，颜面偷生，尚何言哉？惟是府君少岁趋庭，中年通籍，文章品谊有不可泯没者，用敢和泪濡毫，牖陈崖略。府君姓金氏，讳芝原，字云栽，号瑶冈，一号寿潜。世为苏州府吴江县人，自五世祖宏初公始由邑乡之千步泾卜居县城。宏初公讳坤元，考授州同知，五世祖妣张太君、周太君。高祖晴轩公讳国英，拣选县丞，高祖妣吴太君。曾祖柱回公讳澜，曾祖妣宁太君。本生曾祖枫江公讳润，邑庠生，本生曾祖妣吴太君。自五世祖以下，俱累诰赠光禄大夫、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一级。五世祖妣以下，俱累诰赠一品夫人。祖听涛公讳士松，乾隆庚辰进士，历官经筵讲官、武英殿总裁、兵部尚书，诰授光禄大夫，赐谥文简。祖妣赵太君，诰封一品夫人。文简公生三子：长即府君；次叔父讳逢原，太学生，考取吏目，候选州同知加二级，前卒；次叔父讳福原，幼殇。府君生而岐嶷，嶄然如成人，亲党莫不称为伟器。侍晴轩公及枫江公读书，初学为文，即有丹凤和鸣之目。文简公先后居晴轩公、承重枫江公降期丧，读礼杜门，亲自督课。后文简公就掌教韩山书院之聘，府君睽违庭训，始就邑贡生吴公讳梦鳌学。乙酉，文简公服阕，府君随宦入都，复执贄于郡孝廉陆公讳锡嘉、邑孝廉沈公讳乐，得其指授，学业益进。定省之余，夏则风灯午夜，冬则炉火晨初，孜孜矻矻，研悦经史，旁及诸子百家。所未见书，不惜重价购之，以供搜讨。父执如歙县曹文敏公、南昌彭文勤公、平湖沈文恪公、今相国富阳董公，见府君器宇阔深，许为远到。袖质诗文，辄邀奖赏，谓飘飘有凌云气。府君年甫弱冠，才华已藻耀日下矣。戊子、庚寅，两应京兆试。是年冬，吾母叶恭人来归。辛卯，文简公典试入闽，旋奉视学粤东之命。是科，府君仍应试京兆。明年，奉祖妣赵夫人赴粤东随侍。学幕濒海山川，登临览眺，暇与幕中诸名士流连唱和，吟草之富盖昉于此。甲午，文简公任满还朝，府君侍眷属回南。乙未，侍赵夫人赴京师。时本生曾祖妣因不惯北方风土，决志南旋，府君即于丙申年侍奉归里。丁酉，应试南闈不售。年少气盛，掉鞅名场，所学愈邃。己亥二月，本生曾祖妣以寿终，附棺附身，府君竭尽诚信。文简公及叔祖二雅公虽远宦京师，未克亲视含殓，亦得借以无憾。秋，中式本省恩科乡试举人，座主为少宰嘉善谢东墅先生、大鸿胥今加二品衔大兴翁覃溪先生，房师为滁州来安县知县四川胡公讳翠仁。时文简公方奉讳里居，面谕府君曰：“汝以少年登贤书，前程发轫，断勿意存自满。”庚子春，计偕入都，詎吾母叶恭人于十一月以疾卒，时兄绳祖生甫数月，亦旋夭逝。壬寅夏，吾母

蒋恭人来归，贻修枣栗，戒旦相庄，文简公与赵夫人顾而乐之。丁未生不孝宗培，辛亥生不孝宗均，癸丑生不孝宗垚，乙卯生不孝宗壖。先是府君于辛丑年考充景山官学教习，未届期满，值四库馆全书告成，有缮写黄签之选。诸总裁慎重是役，择孝廉中学问优贍字画端楷者，首居府君名入奏。事竣，甄叙一等，奉旨以内阁中书用，府君入值薇垣，从事票拟。相国如满洲阿文成公、无锡嵇文恭公、会稽梁文定公、韩城王文端公，见府君才器卓犖，遇事安详，依重如左右手，派充撰文及文渊阁检阅。一切进御文字，经府君属稿，周详妥协，动合体裁，旋充协办侍读。府君于票签事件，酌旧斟新，随事研究。每遇部本中例案纠纷，无不辨析疑似，稟请平章，更正画一。今阁中有《丝纶备式》一书，缕析条分，后进奉为津筏，大半府君所手辑云。文简公三任畿南学政，壬子、乙卯连奉星轺留京，眷属食指浩繁。府君自冠盖应酬，醪盐刍秣，从容樽节，丰俭得中。以是文简公无内顾虑，每谕府君曰：“吾受高厚鸿恩，洊长卿贰。汝当体文章报国之心，勿负任使尽臣职，即以慰亲心。”府君黽勉从公，益矢勤慎，橐笔趋公之暇，于诗文一道仍钻研勿懈。自庚子及庚戌，屡试春闱，得而复失者再，同人咸为惋惜，府君处之澹如也。中书秩满，例铨同知，以亲老乞留本任，奉旨内用。丙辰，恭逢皇上御极，锡类覃恩，荣邀旷典，不孝宗培以长孙袭一品荫生。府君欣荷两朝鸾诰，三世鹓班，家庆国恩，寸忱感激。因念太外祖赵公讳永凤儒重望以诸生终，仰体祖妣赵夫人孝思，稟命文简公以本身应得封典，赐赠太外祖为承德郎、内阁协办侍读加三级，太外祖母沈氏、吴氏为安人，荣及外家，戚党钦羨。戊午三月，猝遭祖妣之变，痛不欲生。又念文简公年高，制泪承欢，曲尽温清。文简公命府君单车回南，经营窀穸，并预营生圻。临行，又谕府君曰：“不必求墓地宽敞，切勿泥青乌家言，但令魂魄傍先人足矣。”府君归，卜宅兆于邑之服字圩，去祖茔不数十步，并叔父祔旁指穴焉。八月，不孝宗培生。己未春，回京稟请严命，于八月扶赵夫人灵輶南下，封植讫毕，即起程北上。文简公年届七旬，弗任劳勩，季冬陪祀裕陵，感受重寒，旧疾顿发。圣慈体恤，速令回京，遣医诊视，寢至不起。府君行抵伴城涂次，猝闻凶耗，抢呼擗踊，星夜奔丧。赖吾母蒋恭人料理周详，尽哀尽礼，府君抚棺恸悼，水浆不进者旬日。至秋扶柩遄归，水路迤寒，冲冒风雪，而精血实坐是耗枯矣。辛酉十月，葬文简公于新阡。文简公之歿也，仰荷恩眷优隆，赐祭赐葬，礼备饰终，府君苫庐蒲伏，感激涕零。壬戌四月服闋，即赴京叩谢天恩。又因里中绅士吁请崇祀文简公于乡贤，府君感念。俎豆馨香，千秋不朽，必得亲为料理，因即遄归。至乙丑秋入祀礼成，遂率不孝宗培入京。丙寅二月，仍补中书。秋，不孝宗培以荫生朝考第一引见，奉旨以员外郎用，旋为宗培娶妇陈氏。是冬，府君于中书任内京察一等，内阁汉员五人引见，惟府君仰邀记名。丁卯四月，吾母蒋恭人率不孝宗均等来京。五月，府君升授内阁侍读，供职禁廷，靖共匪懈，诸相国稔知练达老成，无不倾心委任。戊辰，保送御史。是年春，不孝宗培选授刑部安徽司员外郎，府君谕之曰：“汝托祖宗重荫，筮仕西曹。吾家累世单寒，纨绔习气固不可染，而钩稽刑书尤宜虚衷学习。读书读律无二道也。”不孝宗培仰赖朝夕靡迪，惴惴遵循，幸无限越。己巳，皇上五旬万寿，内外臣工恩赐封典，派府君充诰敕房提调。冬复于侍读，任

内京察一等。时府君年力强盛，声望日起，拭目可大用。而素性恬退，频年连遭大故，蓼莪废咏，哀毁不胜。又以文简公尚未创建专祠，急思购地经营，垂裕久远，重以儿女婚嫁，累集向平。庚午秋，遂乞假，偕吾母蒋恭人返里。不孝宗均等侍奉南行，不孝宗垚将应京兆试，与不孝宗培同留京邸。明年，为不孝宗均娶妇何氏。府君之归也，诸相国同声慰留，宗室禄公投还假呈者再，阅两月始得启行。归里后，僻处江城，偕二三知己相与吟咏。偶至郡，则与亲串故交往还无间。暇或选胜寻芳，如灵岩、邓尉诸山，间或一往。癸酉秋，不孝宗垚报罢回里，即为娶妇朱氏。今年春，以不孝宗壙纳聘津门王氏，将之京就婚。临行，府君谕之曰：“长安人海，汝随长兄阅历见闻，仍可留心学业。若思躁进，牵丝入仕途，非余志也。”又以不孝宗培游历郎中总办秋审，寄谕曰：“居官惟勤慎二字，宜服膺弗失。长于见才者易于僨事，平反谏鞫，勉之慎之。”夏秋以来，吴中亢旱，米价渐昂，府君捐资平粜，以济邻里之匱乏者。盖府君素敦任恤，此特其一端耳。八月，不孝宗培随扈秋围，又于围次随少司寇熙公谏狱析津，中途得府君八月中谕，有“承世泽，守义方，斯为肖子”等语，不孝宗培捧绎再三，觉训诲之言迥异。平日惊疑莫释，迨接九月初信一如往时，方谓府君寝馈绥康，藉纾孺慕。詎料于九月二十六日，差竣卸装不半日，骤接府君凶问，始痛念日前手谕，谆谆已为治命。不孝宗培等茫昧无知，弗加省察，竟至抱恨终天，其罪尚可追耶？呜呼痛哉！府君少逮事高祖晴轩公、本生曾祖枫江公、曾祖母吴夫人，皆最钟爱。稍长，随祖父母南北宦游，朝夕侍奉。文简公每举“勤能补拙”“俭以养廉”二语为训，府君终身弗敢忘。叔祖二雅公以名孝廉宦成均，中岁解组。府君念幼蒙训迪，恩并父师，己巳恭遇覃恩，将本身应得封典恳请妣封。并以堂叔父讳毅原年少嗜学，驰誉黄宫，早卒乏嗣，即以季弟宗壙为之后，非特妥幽魂于地下，且可慰二叔祖爱怜少子之心。府君孝友之忱类如此。性最勤，自味爽至向晦，无欠伸跛倚容。任侍读四年，同官如今廉访徐晴圃先生、观察何竹居先生，先后直枢廷，覆阅本章及商酌例案，惟府君一人任之。时不孝宗培近侍起居，见府君残漏披衣，斜阳投辖，严冬御敝裘数袭，补缀缝纫十数年弗易。至署方食饼饅一二枚，从不以早起羹汤责诸婢仆。有长安门老校，日见府君侵晓趋朝，视作八砖日影，曰：“此金侍读入直时也。”府君未历外任，于吏治官方洞悉窍要，盖平时究心有有用之学，以故值盘错事，抉发数言，砒然以解。而临几镇静，暇豫从容，见者如饮醇醪，可见府君读书养气之功矣。自奉菲薄，宴客则丰饫。御下无疾言厉色，而家范严肃整飭，内外门无杂宾。旧于舍傍隙地种老梅百余本，缭以蛎墙。花时冷艳疏香，吟赏移日，嘱王春波巖使绘一百二十本《梅花书屋图》，鹤氅毡巾，翛然意远，当代名流题咏殆遍。世丈陈春溆副宪诗云：“梅外更无树，画中如有诗。”张船山太守诗云：“行密妙于无次第，根多终是各孤高。”府君啸歌之适，寄托之高，于此略见一斑。诗则少宗三唐，上沿魏晋，晚年跌宕风流，风格雅与，剑南为近。庚午出京，有《述怀》七律六首，同人属和。年丈盛甫山侍御绘《潞河归棹图》，并系长句云：“向来苦忆垂虹月，此去真浮笠泽烟。”是时，府君秋帆一叶，殆不减莼鲈高致。书法从钟王入门，中年喜仿赵文敏，行楷秀劲，往往神似交游。简牍从不假手于人。短札长篇，情文斐亶，期达意而止。性嗜古，

邃精金石碑碣之学。名人书画一展卷，真贋立辨，不拘拘于题跋、姓氏、图印、形模。凡文简公进呈上品，经府君斟酌，无不蒙恩赏收。其检存者，珍絨罽躩，什袭秘藏，人比之云林清閤。文简公喜购古籍，所居有“艺书斋”额，府君京寓迁移，辄悬是匾，为藏书之所部次甲乙，手自标题。庚申南归，挈载大半，庚午又检装，数分水程运还。留京者不下十余架，不孝宗培暇时披阅，朱印烂然，迄今手泽抚摹，音容已渺不复见矣。呜呼痛哉！府君之生不孝等也，年已逾壮。不孝等赋质憊愚，庭隅座侧，不能从容请问，询悉旧闻。府君宦游日久，故乡耆彦綦烏睽违，旧雨春明亦渐晨星寥落，嘉言懿行采访无由，仅就吾母蒋恭人平时传述，并府君日记草稿，编辑一二。不孝等既不能读父书，又不能述父行，援笔至此，血泪交并。呜呼痛哉！府君生于乾隆辛未八月二十日丑时，卒于嘉庆甲戌九月初十日巳时，享年六十有四。乾隆己亥恩科举人，历官内阁侍读、诰敕房提调，诰封朝议大夫。著有《颐性斋文集》若干卷，《诗集》若干卷，尚未刊刻。元配吾母叶恭人，邑庠生、广东嘉惠州十二都司巡检讳衡楨公女，诰赠恭人。继配吾母蒋恭人，候补同知讳业恒公女，诰封恭人。子六：绳祖，幼殇，吾母叶恭人出。不孝宗培，一品荫生，朝议大夫，刑部陕西司郎中总办秋审处加二级记录六次，娶陈氏，中书科中书名保世公女。次宗均，候选从九品，娶何氏，候补同知讳錡公女。次宗垚，太学生，娶朱氏，候选布政司理问名汝鲲公女。次宗墉，嗣堂叔讳毅原后，聘王氏，江南盐巡道讳象仪公女。皆吾母蒋恭人出。次宗埜，原聘徐氏，直隶顺德府同知名豫吉公女，卒；今聘宋氏，刑部侍郎名镛公女，庶母黄孺人出。女子五：长适前候补四品京堂、刑部郎中查有圻；次适河南候补知县袁佑；次适嘉庆己未进士、翰林院编修彭蕴辉。皆吾母叶恭人出。次适太学生顾绍祁，吾母蒋恭人出。次未字，庶母黄孺人出。孙男三：震铎、晋钊、益麟，皆不孝宗培出，幼未聘。孙女四：宗培出者二，一许字山东按察司张公讳彤子、候选员外郎震，一未字；宗均出者二，幼未字。不孝等瞶惘昏迷，语无伦次。他时志铭表碣，惟当代立言巨公椽笔褒扬，以光泉壤，则府君借以不朽，不孝等世世子孙感且不朽。

清金学诗等《吴江金氏家谱》

亡室叶恭人传略

〔清〕金芝原

恭人小名瑢，字婉容，姓叶氏，为我邑望族。五世祖姑曰昭齐、曰蕙绸、曰琼章者，各擅才藻，著有《午梦堂集》，海内言闺秀者首称焉。外舅静庵先生，少为名诸生，偕先文简公及叔父助教公词坛角逐，共结春江吟社。恭人祖妣赵太孺人，为先妣族姑，亲串联属，而又居同里闾，余幼常往来其家。外姑抱恭人置膝上，指示余曰：“以若为儿妇，何如？”时虽童稚无知，而心窃喜之。乾隆丙子遂缔姻盟，余年方六岁，恭人才三岁。乙酉，余随宦入都。庚寅，先本生祖妣吴太夫人就养京邸，外舅送女同舟北来。

余方秋试被放，又以闾中遇雨积受寒湿，恭人到京后，适抱病甚剧。仲冬下浣结褵时，病未全愈，恭人调护维慎，恪守妇道，上事重闾，备得欢心。壬辰随先妣之粤东。秋，长女宗佩生。乙未回吴江，次女宗俨生。先文简公驰书谕之曰：“汝夫妇人渐长成，须知稼穡艰难，徒倚倚膝下图温饱计，将来何以为安身立命之本？授田一顷，俾支持门户，习苦作劳，勿忌织读本业，勿染纨绔习气。”芝原终身佩服不敢忘。随命余奉先妣赴京师，而留恭人于家。其时，吴太夫人以不惯北方风土，决志南旋，即奉侍归里。恭人敬侍慈颜，修髓甘洁，抑搔扶持，毋敢少懈。戊戌，三女宗淑生。其时，余屡次失解，方肆力于举子业，一灯荧然，咿唔之声与刀尺声相应。间赴文酒之会，夜分方归，恭人必篝灯操作，淪茗以待。更或钩稽出入，较量功课，互相劝勉，冀毋负两大人期望之意。林下家风，书生况味，至今思之，恒在梦寐间也。己亥，吴太夫人猝遭危疾，恭人躬奉汤药，衣不解带者经旬。旋遭大故，一切饰终之典，哀礼备至，往往佐余所不逮。四月，先文简公闻讣星驰南下，恭人侍奉尤慎，先意承旨，无微不至。吊客满座，支持中馈，弗形匮乏。先公常啧啧向亲族中言新妇贤孝，到京后尤为我母称道不置。九月，余捷秋闱，其明年偕赴计车，南宫下第。两大人曰：“汝以后不能久作里居之计，可即南归，挈妇同来。”八月抵家。先于五月举长男绳祖，恭人以连产三女，每悒悒于中，至是襁儿出见，曰：“今而后可以慰堂上望孙之切矣”。及语以举家北行计，则又愀然以悲。盖以外姑本太湖富室女，归南阳奩赠优厚，外舅性跌宕好挥霍，曾不数年而奩资罄矣。后外舅幕游齐赵，泊薄宦粤中，竟置外姑于不问，迨至穷老无依。先妣于入京之日，迎来同居，母女二人，相依为命。知有此行，恐去后更无所倚赖，欲留不能，欲去不忍，此中隐痛真有大难为情者欤。少常育外家舅氏赵公文安家，虽中落而戚谊夙敦。恭人远赴湖滨话别，兼托其维持母氏。途遇风寒，外感内伤，疽发于髻，服食不慎，毒气内溃，遂致沉迷。临终执余手，目视外姑及诸子女，不能一言而歿，是为庚子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年二十七岁。维时只影伶仃，呱呱绕膝，而行期势难中止，即谋移殡祖茔，择于先高祖母张太夫人墓侧。族中疑余图占吉地，大肆诟谇，匠役俱毆散，势甚凶凶。家中业已发引，无可如何？权厝于先曾祖墓次，形家云：“不利于小口。”时正心绪烦鬻，不遑他计，并于辛丑正月启程前撤几，麦饭之供遽尔阙如。行至清江浦，绳儿以保护无人，惊风夭逝。呜呼！骨肉未寒，轻抛浅土，几筵遽撤，不待三年。有母不能为之养，有子不能为之育，泉路有灵，何以对恭人于地下哉？是可伤已！嘉庆己未，葬于服家圩先公赐茔之昭穴。庚申、己巳两遇覃恩，敕赠安人，晋赠恭人。所生子一绳祖，早殇。女子三：长适海宁查氏，刑部湖广司郎中、特授京堂名有圻；次适元和袁氏，分发河南试用知县名佑；次适长洲彭氏，翰林院编修名蕴辉，婿女皆卒。恭人性淑慎，容止端丽，略识字，知大义。事余十年，从无尔汝之称。于女红针指烹饪及一切操作之事，皆工其业而身习其劳。洗手作羹，不假灶妾。生子女四，皆自乳哺，推干就湿，殫厥辛勤。身居宦室，未尝享一味之甘，制一服饰之华，盖其节俭天性然也。《诗》曰“无非无仪”，《书》曰“克勤克俭”，恭人有焉。妇人之言不逾闾，不能乞铭誄于当世能文之士。恭人之同祖弟兰潭，工为六朝骈体之文，俾为作传以传。兰潭曰：“某生

也晚，不得亲见我姊之德言容功。君其疏示崖略，庶立言不致失实。”余曰：“然。”遂追忆生平行事以示之，并以垂诸家乘云。

清金学诗等《吴江金氏家谱》

叶恭人传

〔清〕叶锁

夫穆女范者不专乎藻颖，止壺则者务美乎柔嘉，使必清扇班风，艳霏谢雪，而后声采不凋乎。衞史芳馨克播乎彤徽，未免华与实分，而德由才降，不知从容井臼，行平淡而弥珍，龟勉闺帏，志婉变而益贵。矧处簪纓之族，守荆布之风，静琴方调，清箫忽断，如吾姊恭人者乎？恭人名瑢，字宛容，先伯父静庵公之元女，大司马金文简公之冢妇，内阁侍读瑶冈先生之元配也。吾家世多闺秀，代有女宗。自《午梦》一集，振华于前；继轨扬芬，于兹未替。恭人生长名门，幼娴淑教，庄姝协度，绸直表躬，盥馨春椒，标新秋菊。翰墨绍疏香之阁，珩璜锵归燕之堂。固已人颂尹姑，家爱閨媿矣，乃求女情，果获童乌。诵《毛诗》九纸，先见赏于叔明；下镜台一枚，遂有同于温峤。金貂四姓，本来姻娅之家；玉带一支，（水名）咫尺朱陈之第。时则侍读君方随宦京华，劬神典籍。虽桂林之花待抑于秋半，而缥梅之实已届于春三。爰缔西笑而来迎，赋北征以往送。长风五两，远路三千，当祥女之入门，正才人之下第。文园善病，嚙啗偏多；平子工愁，伊郁未已。恭人既修妇赞，即托夫天，手自摒挡，躬为调护。遵嫜上慰，仆媪下谐，无渐德耀之名，屡下樊英之拜。所谓敬天言情言容典礼者非与，且夫十影九形者境也，八窗四达者才也。旷览幽娴之质，逃稽婉婉之姿，或彼拙而此优，或寸长而尺短。欲其神剑八伏，彀弓九和，动辄自然，事尤不易。若恭人者，其可述盖有四焉。夫寝门三问，贵在承颜；《内则》一编，难于养志。恭人任居冢妇，仰事重闱。韭菘梅苏，剂调必得；槃施管佩，琐屑咸宜。夕敲隔户之棋，晨饮升堂之乳。过庭有喜，得宜室之令妻；子季无忧，仗持门之健妇。庶几姑恩纪曲，《女诫》裁篇矣。及猝遭祖姑吴太夫人之变，文简公时在京邸，恭人敬抑骚者彻夜，严衣带者兼旬，遽不至凌哀能达礼。灵衣饰椽典，委折而不紊；吊客填门筵，咄嗟而立办。嘖有称于巾幗，赞不逮于藁砧。此为妇之可述者也。夫女孝每衰于既嫁，亲心倍切于有家，必两捧慈云，双流孝水，难已。恭人柔协鞶丝，劳兼菽水，悔无烦于师氏，箴有合于故人。既咏于归弥勤言告，继旨甘之馈事亲。固在儒门，为迎养之，方将母居，然孝子夫何？婿登秋榜，宅赁春明，祖行有期，惜别无策。父兮一官，漂泊岭海，身羁母也，双鬓苍黄。桑榆景急，愁缠两地，痛入一心。欲为旅燕之同巢，已见飞龙之出骨。困藜空据，梦白徒徵，不因是与。此为女之可述者也。若夫善心为窈，流苒抒情，静女其姝，归奠志美。寄答深于徐淑，伉俪甚于高柔，亦足蘋蘩尸祭，琴瑟延祥矣。恭人则椎髻而前，杂佩以问，料理米盐，常操量鼓，储收姜蒜，不挂屏风。且也授一顷负郭之田，住二分临水之屋。家已通华

门，犹寒素拈针佐读，淪茗浇吟。几红纺布之灯，榻响裁衣之剪。鹿车耐苦，龟手忘疲，勉夫子以成名，遵严君之手谕。岂徒胡天胡帝，谐百年偕老之心，采绿采蓝，托一日三秋之喻哉！此则相夫之可述也。至于风歌采芣，梦记徵兰，既为宦室之洗儿，自异寒门之诞子。往往瑶环绣褓，便托宁馨，玉果犀钱，平分利市。恭人则劳不废乎将雏，乳不烦乎别哺。所生子一女三，就湿推干，匀寒节暖，牵衣一笑，在抱三年。每当金闺梦远，角枕听秋，贮辛苦于荷心，拓劬劳于棘手。即使云成五色降彩凤于人间，怀堕双铃化明珠于掌上，而茶能茹苦，萱未忘忧，不亦瘁乎？此则鬻子之可述也。淑慎如彼，慈和若此，较郝钟而不愧，光鞶帨而何渐？自宜躬膺翟裼，寿叶芝英，庄鸿案于白头，鸾凤毛于碧落。然而生天路近，住世缘慳，蕉无力以缄风，蕙有心而泣露。忧无可解，病不在深，医乏解烦，疽真附骨，弥留一夕，倏忽三生。彩云散而镜槛凉，暮雨来而银床冷。篋抛嫁日之衣，匣馱妆余之粉。年华瑟感，心绪虫催，人生到此，能不悲哉？况乎来梦难期，去程转促，长簟方吟于廷尉，扁舟已待夫兰成，心酸索乳之儿，声惨呼娘之女。暨周末卜，莫遮霜雪于枫根；闺闼已空，谁奠清明之麦饭？迨柔櫓应鰥鱼之泣，绿波增故剑之悲，而所生一子，又以保护无人，在道天逝。芳兰顿谢，玉燕惊飞。有子不能为之育，有母不能为之养，（二语瑶冈自传中句）无怪侍读君之愀然以痛也。今也胶鸞既续，雏凤成群，德媿盘中，荣分泉下。而回念故綦，触批往迹，一梦牛衣，十年齑臼。疏帘月淡，修竹天寒，絮酒残书，机声灯影，音容如在，毫楮可追。所谓一饮食一寝兴，显显然无有忘弃者与。予生后，女嬖戏未侷乎？争果稚怜弱弟，病不逮夫燃须。嘉庆辛未，侍读君告归之日，适予春闱下第之时。灯下酒间，每话及之，弹劫外之枯棋，益增恍恍，补焚余之乐府，倍触酸辛。深惧阙德弗彰，疏示崖略，嘱予为骈体以传之。此微之之心也，亦季路之愿也。嗟嗟！俸钱十万，斋奠曾营，吉壤一抔，松柏已长。疏其令德，待镌千尺之贞碑；妥此幽魂，先付一家之彤管。恭人以乾隆甲戌生，庚子病歿，年二十七岁。子一：绳祖，早殇。女三：长适海宁查氏，刑部郎中、特授京堂名有圻；次适元和袁氏，分发河南试用知县名佑；次适长洲彭氏，翰林院编修名蕴辉。

清金学诗等《吴江金氏家谱》

皇清诰封恭人显妣蒋太恭人行述

〔清〕金宗培等

呜呼痛哉！太恭人竟弃不孝宗培等而长逝耶？不孝等自前年九月痛遭府君大故，抢呼擗踊，抱恨终天。犹幸吾母年未六旬，虽素有嗽疾，而精力尚可支持，方冀永承色笑，长奉春晖。不意天降鞠凶，未及三年，迭膺大故，人生惨变一至于此。太恭人禀赋素厚，自归府君侍读公，即随大母赵太夫人摒挡家务。迨大父文简公、大母赵太夫人先后薨逝，复偕府君经营丧葬。十余年来，又为不孝等料理婚宦，劳勩靡宁，精神渐耗，五旬后遂得痰喘之症，交冬辄发，寢至不起。不孝等平日既不能分任勤劳，侍疾又不能

谨视汤药，罪愆丛积，腠颜偷生，尚何言哉！惟是太恭人早承姆教，夙谙壶仪，淑德懿行有不可泯没者，用敢和泪濡墨，略陈梗概。太恭人姓蒋氏，为苏郡望族。外高祖考绣谷公讳深，由荐举充武英殿纂修，仕至山西太原府朔州知州，授奉直大夫。外高祖妣李太君，封宜人。外曾祖考盘漪公讳仙根，太学生，考授州同知，赠文林郎、安徽石埭县知县。外曾祖妣徐太君，赠孺人。外祖考硃斋公讳业恒，太学生，候选布政司经历，赠儒林郎、广西太平府万承州州同。外祖妣严太君，赠安人。世居郡城之桃花坞，绣谷公、盘漪公先后以文章书法擅名当时，贤士大夫不远千里踵门缔交。而李太君亦工书善画，尤以柔嘉淑慎垂为闺训，世世弗渝。望其间者，咸推为艺苑统宗、人伦楷模。太恭人幼聪慧沉静，寡言笑，自女工织纈外，能读《孝经》《曲礼》《小学》《列女传》诸书，以孝事父母，最为硃斋公所钟爱。岁壬寅来归府君，贻修枣栗，戒旦相庄，文简公及赵太夫人顾而乐之。前妣叶太恭人生女兄三，长者数龄，幼者甫离襁褓。太恭人提携奉负，时其饮食而教诲之，绝无异视，戚党交相称焉。时文简公方视学畿辅，出乘星轺，入侍香案，无暇庀及家政。府君方应试礼闈，锐意诗文，兼之笺启酬应，冠盖往还，殆无虚日。至于滫瀡醪盐，硕夥琐屑，太恭人与叔母陈宜人均任其事，无少推诿，从容樽节，丰俭得中。然遇事必禀请赵太夫人，命而后行，盖孝谨谦冲本于素性也。岁丁未，太恭人以府君年逾三旬未有子嗣，无以慰堂上含饴之乐，遂劝府君纳笱室，即今庶母黄孺人，分甘任苦，体恤备至。是冬不孝宗培生，辛亥不孝宗均生，癸丑不孝宗垚生，乙卯不孝宗墉生。戊午春，赵太夫人猝遭危疾，太恭人抑搔扶侍，寝食俱废。太夫人于病中谓太恭人曰：“吾无以答新妇，愿他年汝子妇之事汝，亦如汝之事吾也。”既遭太夫人之变，府君哀毁骨立，水浆不进。时文简公年届七旬，太恭人于哀痛之余，力劝府君制泪承欢，毋重伤老人怀抱。吊唁盈门，太恭人指挥仆媪，款待中礼。是年十月，府君单车回南经营窀穸，并为文简公预营生圻。太恭人以妇职兼子职，先意承志，侍奉惟谨。八月，不孝宗埈生。己未春，府君回京后，即于秋仲扶赵太夫人灵輶南下。时文简公年高，季冬陪祀裕陵，感受重寒，旧病复发。圣慈优恤，令速回京，遣医诊视。太恭人侍奉汤药，十余昼夜衣不解带，目不交睫。庚申正月，文简公薨于邸寓，凡附棺附身，太恭人料理周详，尽哀尽礼。府君虽远在吴中，未得亲视含殓，亦可藉以无憾。二月，府君星驰来京，五中摧裂，痛不欲生。太恭人衔悲调护，并经营扶柩南归之事，百端交集，心力俱疲，府君实深倚赖。乙丑秋，府君入京补官。并以不孝宗培于丙辰年蒙恩袭一品荫生，是时年已及冠，携以入京。太恭人在南综理家政，内外肃然，无敢掉臂者。不孝宗均等俱已成童，出就外塾，太恭人考察程课，严戒嬉游，从未尝少假颜色。丙寅二月，府君仍补中书。秋七月，不孝宗培朝考第一引见，奉旨以员外郎用。旋为不孝宗培娶妇陈氏。丁卯四月，太恭人率不孝宗均等来京，不孝宗培率妇拜见，太恭人顾而色喜，曰：“吾自鞠育汝等备尝辛苦，今汝婚宦粗成，少慰吾愿。”既而诫曰：“汝托祖宗重荫，早入仕途，必谨守家风，恪恭职事。庶毋陨越。至妇人之职，尤在躬习勤劬。吾自偕汝父支撑家事，往往味爽即兴，夜分始寝，未尝耽安逸，汝妇亦宜善体吾意。”不孝谨识之，不敢忘。五月，府君升授侍读。戊辰春，不孝宗培选授刑部安徽司

员外郎。己巳，皇上五旬万寿，恭遇覃恩，太恭人诰封恭人。庚午，府君以文简公尚未创造专祠，急思购地经营，以光祀典。并以儿女婚嫁累集向平，至秋遂乞假偕太恭人返里。不孝宗均等侍奉南行，不孝宗垚将应京兆试，与不孝宗培同留京邸。明年，为不孝宗均娶妇何氏。癸酉秋，不孝宗垚罢罢旋里，即为娶妇朱氏。甲戌春，以不孝宗壙纳聘津门王氏，遣令就婚京师。不孝等先后婚赘，凡纳采纳币，皆太恭人手自料简，平生精力至是益衰矣。是秋九月，痛遭府君大故，太恭人号恸欲绝，衣衾棺木，必信必诚，勿之有悔。不孝宗培在京闻讣，星夜遄归，泣血椎心，不堪为子。犹幸太恭人在堂，偕诸弟晨夕定省，藉以稍纾孺慕。孰料严亲见背甫逾一周，而慈母又溘焉辞世，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。先是戊辰、己巳间，太恭人在京得痰喘之症，间或一发，医家金云积劳成疾，气血两亏。回南后，交冬辄发，然至春和，即绥泰如平时。去冬，体履自觉康健，嗽疾亦不至时发。不孝等窃冀从此加意调摄，定能霍然。今年春正上元节后，偶因感冒春寒，微有咳嗽，医云略用驱风顺气之剂，即可向愈。廿二日夜半，忽形委顿，神思涣散。不孝等手足无措，急进参苓，讵已无及。廿三日辰刻，渐觉气弱声微，延至未时，竟尔弃养。不孝等始而调获失宜，致成痼疾，继又侍奉无状，遂觐凶。自今以后，长为无父无母之人矣。呜呼痛哉！太恭人赋性慈祥，处事忠厚。旋里后，庶祖母朱太孺人因先叔讳福原幼殇，素有肝郁之疾，晚年益剧。太恭人延医调治，朝夕劝慰，思所以排解之者无微不至。丙寅春疾革时，府君在京师，一切殓殮之事，太恭人尽心筹备，妥慎周详，曲从殷厚。平居自奉菲薄，鲑菜二味，率以为常。衾褥衣裳，有屡经补缀至十余年不易者。至于款洽宾朋、馈遗戚党，则不少吝惜。如府君直庐会食，偶致家僮，必极精洁。尝谓不孝宗培曰：“待人宜丰，自奉宜约。汝家世寒素，自文简公游膺显秩，叠荷两朝鸾诰、三世鹤班，祖德君恩，惧难报称。惟当勤慎奉公，节俭守己，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贻子孙，则我心慰矣。”婢女有过，必明晰开导，未尝挞责，或屡违教诫，始不得已遣去。其年既笄者，即给资嫁之，务使得所。每夏，遵古方制药饵以疗人，踵门乞者日相接。贫家不能具棺木有来告者，必酌依殓费。生平不嗜杀，虽昆虫草木不忍伤，盖仁心为质如此。暇辄吟讽唐人诗，尤爱《辋川集》，曰：“初盛中晚，风格高下，吾所不敢与知，惟取其冲和闲雅，不事雕琢，出于自然，与吾心相浹而已。”观此，则太恭人之和平易直，至性至情，亦于此流露矣。书法工秀，喜临晋唐人小楷。前妣叶太恭人先世沈安人宛君著有《午梦堂集》，近年每喜熟玩，往往手自录写，日课四五页。阅数月，全集遂竣，付不孝等装订收藏。迄今一展读，手泽犹新，慈颜已杳，欲再睹吾母之音容，不可复得矣。呜呼痛哉！太恭人生于乾隆辛巳十二月十八日寅时，卒于嘉庆丙子正月二十三日未时，享年五十六岁。己巳恭遇覃恩，诰封恭人。子六：绳祖，幼殇，前妣叶太恭人出。不孝宗培，一品荫生，刑部陕西司郎中，总办秋审处加二级，娶陈氏，中书科中书名保世孙女。次宗均，候选从九品，娶何氏，候补同知讳铸孙女。次宗垚，国学生，娶朱氏，奉直大夫、候选布政司理问加二级名汝鲲孙女。次宗壙，嗣堂叔郡庠生讳穀原后，娶王氏，江南监巡道讳象仪孙女。皆太恭人出。次宗埜，原聘徐氏，直隶顺德府同知名豫吉孙女，卒；今聘宋氏，刑部侍郎名镕孙女。庶母黄孺人出。女子五：长

适前候补四品京堂刑部郎中查有圻，次适河南候补知县袁佑，次适翰林院编修彭蕴辉，皆前妣叶太恭人出。次适国学生顾绍祁，太恭人出。次未字，庶母黄孺人出。孙男五：震鏗，聘王氏，礼部员外郎军机处行走名凤翰公女；晋剑；益麟。皆不孝宗培出。泰钟，不孝宗垚出。履镇，不孝宗墉出。孙女四：宗培出者二，长许字山东按察使张公讳彤子、候选员外郎震；次未字。宗均出者二，幼未字。不孝等苦次昏迷，语无伦次，追思母德，挂漏尚多。伏冀大人先生俯赐垂览，锡之传铭，以光泉壤，则不孝等世世子孙感且不朽。

清金学诗等《吴江金氏家谱》

竹圃公传

竹圃公讳埏，字滨陶。幼颖悟，有才识，仗义慨直，落落不与童子伍。年十三，从立斋沈先生游，十五从竹亭曹先生游。文希金、陈，诗法李、杜，著述每多惊人语，为博雅所赏识。庚寅春，入京师，赘于侍御史王芍坡先生寓，计由太学生下北闱。是年六月，丁钱太安人忧，闻讣匍匐归里。阅明年，复之京，挈眷归。适芍坡先生有丁忧事，馆通州书院，公从之游。甲午，下北闱，以荐卷取入四库全书馆，例得以衔议叙。然公急于功名，即援川运例报捐布政司经历。乙未秋，赴部铨选，掣云南省而遂往焉。时大宪以其识力过人，断才明决，历任罗平、宣威、嵩明、邓川等州知州，及南关通判、永北直隶同知，后补授镇雄州州同知。所莅州郡，政务从简，民咸悦豫。至如镇雄、永北边缺也，犷悍甚矣。每下车而有朝讼夕息者，不数月而讼鲜矣，期年而民喻礼义矣，且非特已也。贫乏商民，积欠盐课银两盈千累万，辄不迫呼而自任之。戊申春，因公出，狱吏不谨，所捕盗犯越逃，议罢职。公奋勉严缉，不逾限而全获，例议开复。然公素操劳任烟瘴之地，适中风而病偏枯，屡发转剧，至庚戌二月廿一日终于官舍。公持己廉洁，又轻信于人，所以身后累重多咨迫，而家为之中落。然慷慨之人多有之，岂特公之过哉？且公之所遇亦蹇也。当宦游，贫无以挈眷，子女银甫六龄，痘伤于京寓。甲辰冬，王安人病劳瘵，又卒于西宁道芍坡先生官舍，公仗义不续，孑立茕茕。国计民生而外，无他好焉，乃竟不克永其年。天之所以报施者，诚不可解矣。庚戌十月望日棹归里，篋有《天涯阁诗稿》三卷，制艺二百余篇，家收而藏焉。

清徐书城《吴江徐氏宗谱》

盛梦熊传

梦熊，柱长子，字吕扬，号芥园。江邑廩贡生，敕授修职郎，选用训导。幼颖悟，器宇异人，生平淡于营求，不苟言笑，而谦光可挹。七岁失怙，举动若成人。淬志励学，寒暑无间，后以仲弟息园公卒，经理家政，无志进取。公素友爱，视侄如己出。侄又中年凋丧，公哭之恸，以长歌祭之，哀动路歧。侄媳庄氏善诗文，公视之益厚，嗣因

食指浩繁，为子侄分析家产，一秉至公，人咸义之。公乐善好施，求无不应。自乾隆以迄道光，每逢青黄不接之际，必贷粟给贫，岁歉更倡捐助赈，设厂平糶，为当道所倚重。道光四年，奉宪开浚河道，捐资督率，不辞劳瘁。时例举孝廉方正，有司拟以公名入荐牒，辞不就。有家仆盗取物件，为邻里盘获，诉诸公。公纵之归，终身不言其事。公学业深邃，而诗宗少陵，斋名“浣香”，亦步武前贤意也，著有《瑶花村墅古今诗钞》，选入《松陵诗徵》及《印须集余稿》，毁于兵燹。生乾隆壬申四月廿八日午时，卒道光己丑五月十二日申时，年七十八，崇祀江浙崇善堂乡贤祠。配南浔吴氏，太学生献廷公女。中年丧偶，未尝续娶。孺人生乾隆壬申九月初八日亥时，卒乾隆癸丑三月廿五日辰时，年四十二。葬五都南仁小圩。子二人：德基、临基。女五：长适陆溪邑庠生沈鉴堂，次适陆家湾太学生陆建侯，三适陆溪太学生沈嘉猷，四适南浔太学生刘鸿渐，五适南浔太学生吴自昆。

清盛钟岐《平江盛氏家乘初稿》

任兆麟传

任兆麟，字文田，思谦子也。少应试，耻有司防检太苛，遂弃去，专心撰述。其书有曰《心斋十种》：其自为曰《夏小正补注》《石鼓文集说》《孟子时事略》《弦歌古乐谱》《纲目通论》；其辑古之逸书为之者曰《尸子》《四民月令》《襄阳耆旧记》《文章始》《寿者传》。其为《夏小正补注》也，本郑仲师《周官注》，移“主夫出火”一条于三月，“时有见稊始收”一条于五月，又补“采芑”“鸡始乳”二条。嘉定王鸣盛序其书，以为确当。又尝编录三代两汉遗书，始夏小正丹书，终荀悦汉记，凡五十六种，曰《任氏述纪》。其自为者又有《孝经本义》《尚书古文叙录》《毛诗通说》《春秋本义》《朱子粹言》《声音表》，诗曰《心斋诗稿》，成书之多未有若兆麟者。嘉庆初元，举孝廉方正。年八十余卒。

清光绪《吴江县续志》

国学生柳君逊村小传

〔清〕顾日新

吴江有隐德君子曰柳君逊村，家分湖之大胜港。既歿，君之子树芳，以工诗有志行，善于予，能述其先世事，事皆荦荦可传。先是嘉庆甲子年，连雨水荒，市人多馊余，院司以下置不问。里之贫而强者，率先以馊余为名，攘臂入人家攫米，一时不谋而应。自六月初一始，遍苏、松、常、太一州三郡。事定，官吏穷竟，党类多挟仇，滥及无辜良善者，至鬻妻女以缓罪。当是时，君家以好善名，众踵其门。晓之曰：“尔辈慎，无效匪人作不法事，饱诸目前而殍诸异日。何利有不给，第取我家，我不汝疵。”于是，

君所居一里无暴横事。时米石钱五六千，苟为牟利计，不数月可不资。君岂独不智哉，益己而损人，不为也。君与人交有恩义。同里有梅某者家贫，劝逐什一利，则以贫辞，乃徒手付千金，使权子母。既而梅歿，子幼，君不责偿，其家因是得大起。性不乐事贵要，而于寒士能膏润其行事，与今素封家相反。古之隐君子，所由不必以才显，不必以学著，而良史官独列隐逸一传，于士大夫有立德立言之间者，诎非以好行其德与。君之号逊村也，尝自谓犯而不校。妇兄周静斋，性耿介，不谐于俗，尝受谗与君不睦，君不辩。后罹族人难，悉力救之，事乃已。若其孝于亲而恭于兄，固君之恒行，不牵连书，书人之所难也。异日君之事彰知，必有请旌其门，而祀于忠义孝弟，以为世式者，则予文足徵也。君名玉堂，字卫莹。

长洲顾日新撰，吴江程庆华书。

吴江博物馆藏拓片

国学生柳君逊村墓志铭

〔清〕沈璟

同邑沈璟撰文。

长洲孙晋灏书丹。

昭文孙原湘篆额。

国子监生柳君逊村，余同学友也。与君生同庚，居同邑，少同学，故契之深而知之最稔。君卒之后五年，长子春芳与弟将奉其母柩合葬，泣而以状请，余乌得无一言耶。按状：君初名琇，更名玉堂，字卫莹，逊村其号。世居吴江县之北厍港，父杏传公以旧居湫隘，迁于分湖滨之大港，延余先君子课君及君之兄厚堂。时余年十四，与君昆弟同笔砚，甚相得。君笃志向学，夜漏三四下，犹庄诵不辍。先君子歿后，暇日辄一棹过访，读君之文日益进。越三年，而杏传公谢世。君与厚堂服阙后，因食指渐盈，析居迁于大胜港，去旧居只四里。君泣请于厚堂曰：“幼时读《国策》，至‘赵后爱怜少子’一语，私志之，不敢忘。今父已终天年，母黄宜人年渐高，倘不深体怜少之意，迎养弟家，朝夕问安视膳，非所以安亲之心，即非所以慰兄之心。”厚堂不得已而从其请。自是弃举子业，惟以承先启后为己任。黄宜人喜行善，凡远近之死无以敛者，君力为屏当。里人有胡姓者，孤子嫠母，贫不能存。黄宜人闻而叹曰：“如彼孤寡，何不急为周恤？”君应曰：“唯。”日给米一升，岁衣一缣，如是者数载，俾得成立。黄宜人暮年常在床蓐，奉侍汤药至二载余不倦。歿后，岁时祭祀必涕泣，终其身如一日。君虽绝意进取，平日督课其子，仍以读书敦品为要务。余每岁科试至鹿城，遇君携其子三人应小试，相叙于旅邸，论诗文娓娓不已。平时卑以下人，邻戚有侮慢，退辟无所争，故自号逊村。嘉庆九年夏，大水淹田，禾几尽，人情震动，强者往往劫夺。君择里之长而贤者，先与计其众寡有无，然后集里之人喻之曰：“尔毋于光天化日之下起争夺事，国法

具在，慎勿犯也。”遂出廩粟分给之。当是时，东西叫嚣，多藏者或取祸负刍。独君之里安堵无恐，实赖君有以训导而赈恤之也。於戏！君之孝友如此，任恤又如此。越二年，忽患咯血疾以歿，何天之不右善人耶？自君歿后，配周孺人亦以君之承先启后者训其子。余尝一再至其家，门以内秩秩然，雍雍然，少长有序，款洽有仪。于是知孺人不独相夫尽孝于生前，抑且代夫教于身后，以治家劳瘁精力耗废而卒。君歿于嘉庆十二年五月十九日，生于乾隆十八年七月初七日，得年五十有五。配周孺人，国学生同邑芸溪公长女，歿于嘉庆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，生于乾隆十八年二月初五日，得年五十有九。子三：长春芳，次毓芳，俱国学生；次树芳，工诗，以体弱不应试。女五：长适震泽县庠生殷大坝；次蚤亡；三适国学生吴彰；四适吴克震；五配国学生元和王泗。孙二：兆黄，兆青，皆幼。先是，君病中惓惓以择地建家祠为念。既歿，春芳等即卜葬吴江县廿九都南玲圩之新阡，旁筑三楹为祠，承先志也。孺人后君四年歿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合葬。铭曰：

六行彰彰著周礼，惟孝兼友斯为美。仲郢有母保余年，更推任恤惠闾里。庭前培植珠树三，一派古香被兰芷。诗书之泽流孔长，幽宫永傍分湖水。

吴江博物馆藏拓片

柳逊村翁墓表

〔清〕姚椿

予读《后汉书》，见夫陈仲弓、王彦方之徒制行乡里，雍和敦厚，合于周礼司徒所旌睦姻任恤之政。一时闻其风者，虽盗窃之徒，犹为为之抚心感愧，引服从善。私怪近世闻此于人者盖寡，今乃得诸吴江柳翁逊村。翁名玉堂，字卫莹。生平慕古人之犯而不校，而又自谓未能至也，故又号逊村。尝徒手付人千金，没而不责其偿，其孤嫠以此起家。急所亲之急，虽向有宿怨者，未尝以属意，其嘉庆甲子拯其乡水灾事尤著。先是大江以南，连雨水荒，市人多遏余，大吏以下置不问。贫且悍者入里门强攘取之，曰：“尔遏余，我何能坐死？”当是时，翁家世以善殖财好行其德名里中，众叩其门。翁晓之曰：“尔毋然。天灾流行，吾诚悯之，然力薄，不克尽拯乡党。请与若辈约，力自尽而有不给者，取诸我家。”出入分合，皆有程部，法密而惠周。及后事定，他攫米者皆被获，穷诘党羽，无罪株累者甚众。于是里民叩翁门，谢曰：“翁匪独活我，其所施被者远也。”翁以水灾后三载卒，年五十五。名位未伸，仅跻中寿，人或以天道为茫昧难晓。然翁子孙皆岐嶷有立，季子树芳尤以称诗敦行有名于时，而翁之事因以益显。翁之先世，详树芳所编《家乘》，世有种德，非翁一时义激所为。树芳与予善，以翁铭传之文属表诸其墓。予文不足称也，异时翁之子孙有为胜溪柳氏阡表者，其必无遗斯事也已，其尚益务植德，以绳翁之后也哉！道光乙未夏日，娄姚椿述，震泽张履书。

吴江博物馆藏拓片

泽南公传

泽南公讳棠，字召伯，观澜公次子也。幼随父任西江，读书有智，见事有识。比长勤敏炼达，有守有为。受室后，入太学，遇观澜公公务事宜，无不差委干办，诸臻妥善。上宪知者咸深嘉奖，许为他日能员，视世之称翩翩公子者，岂不大相径庭哉！厥后，观澜公升守南康，因交代事稽，未赴新任，偕配唐恭人先后遘疾，相继辞世于定南官署。时公在籍理家务，凶问至，痛绝复苏，泣血星奔至署，抚棺辟踊，几不能生。然时际交盘，荒迷之下，幸得措理悉当，毫发无憾，匍匐扶柩归，而宦囊所载，惟有琴鹤而已。治丧葬尽哀礼，人争羨之。兄弟析屋分居，悉秉两伯父健斋公、静庵公命，人皆许之。服既阕，物力惟艰，因念与观澜公同寅交厚者长白伊公讳龄阿，时任两淮盐政，遂游其门。继复至江苏织造长白徵公讳瑞署，佐理一切，俱蒙提挈。后得转荐于范氏官铜局中，管理采办洋铜。公长材短驭，措施裕如，因是三易局主，而公俱膺重聘。首主其事者几二十年，以故家道日隆，置田产，建屋宇，人尽称之。兄朴如家落，待公举火，公日肩之。抚侄建堂如己出，施教育，完婚配，公悉任之。“勤能补拙，俭以养廉”，斯二语为公所终身膺服者。岁辛酉，因劳成疾，在床褥中，无非以教子读书、克俭克勤为兢兢。噫！公生是材，倘得宣力宦途，大展其量，定有伟绩宏猷耸人观听者。而乃仅以小试其技，以富厚成家终也，惜哉！

清黄以正、黄锡爵《松陵黄氏家谱》

顾青庵墓志铭

〔清〕朱春生

嘉庆九年夏，余友顾青庵病胀剧，余日往视之。已而余头风疾发，间数日不往。比愈复往，则青庵病已革，从枕上望见余，辄曰：“子来大好，吾病将不起，生平惟诗数卷，今以属子。”因命幼子检付余，余敬受之。其明日，青庵遂卒。既而袁湘湄及青庵之甥郑文泉溥，以其家贫不能葬，约同人共出钱葬之，而余为志其墓。青庵讳虬，姓顾氏，家世为吾里望族，而近稍凌夷矣。父声山公，轻财好客，而性耽丝竹。方青庵幼时，家称富厚，徵歌赌酒无虚日。青庵亦妙解音律，以捩笛擅场，按节歌筵，顾盼自喜，翩翩裙屐少年也。弱冠后，折节读书，思以科名自显，而屡试辄抑于有司，家亦中落。侘傺不平之气无所发舒，往往被酒则骂其座，人人以为狂。然青庵性通敏，多技能，凡书画篆刻、六博投壶、弹棋鼓琴，以及酒纠隐谜，罔不精妙。众畏其口，而终慕其才，青庵亦喜接杂宾为戏笑资。其后学诗于顾蔚云先生，乃得交湘湄诸君，而入竹溪续诗社。时社事方盛，文酒之会数举，诸君皆少壮，歌吟笑呼，意气豪甚。而青庵常抑乎自下，无放言高论，即酒酣耳热谐谑间作，亦温温然，令人喜不令人怒，闻者咸称其进德。然或出而与众人接，则使酒骂坐如故。尝从容语余曰：“吾自少溺于声伎，长复